





禮儀志上第四

後漢書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梁劉昭注補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

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

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

袴絺以行禮如故事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

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

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

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於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

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憤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

著赤憤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御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

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憤立青幡施土

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

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

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

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

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一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

皆可接事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昊天之日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

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外國

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

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

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

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韶舞也高祖六年

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闕君臣受賜食

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

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

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

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

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

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甚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最後親

上原陵朝禮是謂甚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為邕之言然

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

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

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瑋瑁甲一鬱林用象

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

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

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

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

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

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

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

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

高祖廟如禮謁

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倭近於義嗇於財任賢

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擣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

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

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御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

王公以下初加進

賢而已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率

牲入到榜廩儀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克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

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

干寶周官注曰納享

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

進藪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

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

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書漏十四刻初納夜漏

未盡七刻初納進藪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

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

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書漏

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

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天宰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

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鄙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辭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寶周

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置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

諸侯百官以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

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未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代皆三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菜

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藉之常也而應幼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贄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二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菜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

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桂桂早也種晚也干寶周禮注曰種晚秬稻之屬桂陵穀黍稷之屬

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

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

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向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之

克禘克祠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禘祀上帝于郊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禘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韜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墜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為禘官嘉神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三牲請子於高禘之神居明

後漢書卷四

五

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謀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晉
元康中高禰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東哲答曰漢武帝晚
得太子始為立高禰之祠高禰者
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孝經授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

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

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

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

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

尊也安車輶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舊

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

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

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禮袁山松曰天子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

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

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

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

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素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

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知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

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

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

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者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

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鄉皆服都紵大袍單

衣阜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
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其日乘輿先
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

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

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饘

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體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

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

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

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謬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

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

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馬龍旂九

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闐戟雜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

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

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以少

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一神羣臣妾從桑還獻

於繭觀比自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如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

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陸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袂除去

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

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春蟲也春蟲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

民析言人解折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

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二月上巳產一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

後漢書卷六

後漢書卷六

後漢書卷六

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楔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霸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虔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為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于雒襖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禮儀志上第四

後漢書四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立夏請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黃郊立秋大難
驅劉案戶祠星冬至臘立秋
土牛遣衛士

梁劉昭注補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首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

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
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
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
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
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
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
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
雨也漢舊儀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
月立夏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巳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阜興土龍

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
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
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
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
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
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
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尉奉牲禱以
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
閒相去八尺小龍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
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

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
殺豬皆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鬪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殺
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殺豬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
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潰之幸而得雨報
以豚一酒鹽黍財是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龜毋舉
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白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于邑南門之外方七
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
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
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
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
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
雞殺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
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
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于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龍
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夜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
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閒
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二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
立之亦通社中于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延至
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于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
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

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祠并毋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于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

立土人舞僅二旬七日一變

如故事

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暎之事鄭玄曰聖赤草染羽為之也早暎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反拘

朱索社伐朱鼓

漢舊儀曰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

賽以少牢如禮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幣于社請上公也伐鼓于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

丈夫不入市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

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

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

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

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

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

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

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

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

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入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

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

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

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

帝為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

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

置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

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

月吉日以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

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

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置臣鼎臣旭臣

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

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

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

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

哉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龍表使持

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

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

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

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

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

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

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

楸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

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

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葦

葦有叢呂氏春秋

曰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

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菱者

後漢書卷五

曰

交易陰陽代興者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

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

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

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

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

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

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

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

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

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鬘躬執弩射

牲牲以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敕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

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

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

十四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

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

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蹋踰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

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開肆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蒐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

立春遣使者齎

東帛以賜文官

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羆

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

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

羆腹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及者腹臘而實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羆腹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白衣絳至冬至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事者先後

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

微氣之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

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

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

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鍾之律

閒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

升冬重十二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

軫閒九尺二十五弦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

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

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

能之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

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

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

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

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

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

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

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

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

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

竝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

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字者當知字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字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阜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

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

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眾鍾以止眾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高堂隆曰

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雊

周禮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一居長水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蝮鬼一居人宮室區

隅溷庚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其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

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

為侏子皆赤幘阜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

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侏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

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

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

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

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侏子備

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侏子和曰甲作食舛腓胃

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

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
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
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捐魘魅斲獠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魘於神潢殘夔魘與罔象殪樹仲而獵游光注曰魘魅山澤之神獠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

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魘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魘罔象木石之怪樹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

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獠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臞埤蒼曰獠狂無頭

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

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

者也侏子合三行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

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

凡三輩逐鬼投維水中仍上一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儼

人師訖設桃梗鬱儻葦艾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

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

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儻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

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儻持葦索以御

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于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

荼與鬱儻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蘇代說

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能擊鷙牲食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魑魅者也

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二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

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

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黃門羽林虎

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

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

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

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

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

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

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

曰見客平樂饗食衛士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

鳴受賀及贄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

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

石鴈四百石以下雉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鴈士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曰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

上殿稱萬歲

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

也 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

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

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弘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偃脛啓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敷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郭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竝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敷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二母朔唯十月日從故事者高祖定

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

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躑躅舞我者也其短簫鏡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竝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禮儀志下第六

後漢書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梁劉昭注補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
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
請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
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
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
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
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

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絲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晉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

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哈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

士飯以珠哈以貝槃冰如禮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

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

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鑄

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竹使符到皆伏哭盡

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小斂如禮東園匠

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

龜龍虎連璧玉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

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

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

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

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

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

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

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

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

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

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首

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駟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白為開渠為

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

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曰衽小臂太常

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

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

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

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

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

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

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

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

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

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

三日先葬二日皆日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

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

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日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日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

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

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

紅為領緣織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

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

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

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簞車皆去輔輻

疏布惡輪走卒皆布幘太僕四輪輶為賓車大

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

士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

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

禮漢舊儀畧載前漢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

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劔戶戶設夜

龍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

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

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大僕御方相氏黃

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

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

黃腸為裏表以石為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游曳地

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

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
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
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
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
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
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
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
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
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

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
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
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
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
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
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
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
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

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

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南端為上筭八盛容

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筭者種類也其容蓋與筭同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

菽一小豆一瓊瓦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脣鄭玄注既夕曰脣薑桂之脣

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

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

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瓚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注曰瓚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示不用也生時瓚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皆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瓚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邊

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匝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

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罇郭璞注曰書曰笙鐘以間亦名罇磬十六無

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篋虞鄭玄曰不懸之也壘一簫四笙一箎一祝一啟一

後漢書卷六

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

干戈各

一竿一甲一胄一

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竿矢箛

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

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

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

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

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

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

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

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

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

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

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

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

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

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

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二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

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

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竝

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

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

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

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

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

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

舌祭之牖中已奠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埴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

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秘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

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

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

醴小紅服纖醴纖服畱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

以下皆服畱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

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

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

二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

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

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

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

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二十七里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

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

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

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

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

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殤帝康陵山周二百

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

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

陽四十八里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

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無周垣為

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

十八頃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冲帝懷陵

山方百八十二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

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質帝靜陵山方百二十六步高

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

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桓帝宣

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二十里 靈帝文
 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
 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
 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
 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故也
 魏文帝終制畧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
 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
 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
 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無不發掘至若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
 乎厚葬封樹桑菴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
 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
 秋畧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
 以物害死凡生于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
 溝壑故有葵送之義葵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莫如無
 利藏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效寇之變
 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敗知交以求之今無此
 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
 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
 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陵樹

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
 其視萬世猶一瞬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
 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
 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
 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
 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
 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
 窮賈則合黨連眾而謀名立大墓上曾不能禁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
 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為死
 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
 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家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况滅名之
 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
 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璽璠斂孔子歷階而止之為無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

儀長樂大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

他皆如禮儀

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

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

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龍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閤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宮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

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

漆

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紘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

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

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子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土而後為之服錫衰經

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聞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自王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

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
府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
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
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
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
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
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
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醴麤服如儀主人
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

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廼隆

禮儀志下第六

後漢書六

祭祀志上第七

後漢書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梁劉昭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而
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
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羣祀至
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以
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
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

保乾圖曰建天子於
鄗之陽名曰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

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
元始儀

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
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鄩采元
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
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
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
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壇
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

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
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醜合四百六十四
醜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醜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
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
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
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
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
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
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

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起
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
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

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維以為民刻肌膚以為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髮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其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于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位在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帷幄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

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
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

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

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

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篔簹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

無陛郭醜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

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象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猶以虛危

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

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

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

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

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詔書曰即位

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

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

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桓公欲封管仲

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駭兼令

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二月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

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霸涇雜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

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

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

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

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

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 三十二年正月上

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

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

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

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

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于左惟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

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讖

蓋如初孝武帝欲求神僊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

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

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於

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生山海經

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

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

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施用

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

表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

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二代郊天因孔子

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

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

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

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

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于泰山今予

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

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上許梁松

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

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

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

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用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

欲及二月者虞

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

松上

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

雜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月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將軍

校尉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肅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二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畱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竅窅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元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己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項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脊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遣侍御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示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望秩于山川孔安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班于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

後漢書卷七

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
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
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
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山皆當天
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
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
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
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

雒書甄曜度曰赤二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
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
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山清河雒命后經讖所
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
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
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
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
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
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
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

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

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

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

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牲范甯曰羔鴈也一死雉也士執纁贊范甯曰玄纁黃二孤所執

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為執贊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

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

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

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

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

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

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

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

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

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文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二十二日辛

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

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

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

少用輦輦者千寶周禮注曰對輦曰輦

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

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

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疆劉

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

封禪儀曰國家御首

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

早晡

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

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陞戟臺下

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

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

封禪儀曰騶騎二十餘人發壇上方石

尚書

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墨各依如其方色

事畢皇帝再拜羣

臣稱萬歲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

命人立所刻

石碑乃復道下

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

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前富邪一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

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

不勞百官以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

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文牲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

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

地為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封禪儀曰功効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元年復博奉高

嬴勿出元年祖芻橐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

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

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

石室高主室之下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立

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宏濟不得騁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易陶

龜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祭祀志上第七

後漢書七

祭祀志中第八

後漢書八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梁劉昭注補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

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

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

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于周制也王隆

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辟雍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雍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雍也雍天下之儀

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

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

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暴暑之災陸

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

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

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

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

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

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

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故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

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

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

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

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

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

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

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

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

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

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

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遷呂太后於園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

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于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

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

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

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末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

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

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

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

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

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

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

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

兆在未壇比皆二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

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

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

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

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

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育命之舞魏氏繆龍表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

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

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圜射

牲以祭宗廟名曰貊劉語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

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今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

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

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二等青稅八乘旗旌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

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旌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

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旌尚白田車載兵號曰

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旌尚黑田車載甲鐵

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

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

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

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

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

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

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

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

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

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

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

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

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

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

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

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

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

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

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

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

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

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

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疾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

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

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

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風川澤也賈

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

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

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

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崇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
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崇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
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于山川祭所
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
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
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
所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
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
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
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
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
上帝宜於社告於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
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
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
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
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

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
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
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
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
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
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
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父
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
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
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
爲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
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
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
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
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
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
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

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官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于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延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延

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

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釵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

祭祀志中第八

後漢書八

祭祀志下第九

范曄

後漢書九

宗廟先農

社稷迎春

靈星

梁劉昭注補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

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

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

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二年正月立親廟雒

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

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

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

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

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

事侍祠

如淳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惟孝

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

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
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
竝坐而孫從王父

昭在西穆在東相對禘之為言諦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夏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

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

祭今宜以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

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

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

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

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隨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
南面幄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茵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
斤曲几黃金鈿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鈿器每室中分之左辨上帝
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
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
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嬪傳曰起復位而皇帝
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
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
乘輿坐贊享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
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
當從者奉承丁孚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
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隳其身一不寧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
剛鬣商祭明視薈其嘉薦普卓醢饗豐本明采醪用薦酌事於恭懷皇
后尚享嘏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
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看壽萬年介爾景福俾
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尊號

曰世祖廟

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

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為典式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並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副八佾之數十月丞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以元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

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

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即位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

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東觀書曰章帝

初即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

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

知寤寐寢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

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

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

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合祭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

德之舞今皆合食於高廟昭德成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

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成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

與世祖廟成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臆鄙陋

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

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

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又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

後漢書卷九

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給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栢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栗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蒼上言文武宣元祖裕食高廟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孫故不列于廟就陵

寢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曰敬宗

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加秉聖哲龍興

統業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瑩陵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敕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裕祭進武德之

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沖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

事就陵寢祭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間

孝王孫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

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無嗣靈帝以

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語在章

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

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

皆有副倅故高廟二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

奉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

為桃桃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祫乃祭之有禱亦祭之祫于始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于壇墀而祭之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

躡禮也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

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

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

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

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宗孝武歷稱世宗

中正大臣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若此其

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

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皆自前世

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豐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

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

再殷祫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四時所祭高廟一祖

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

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

蔡邕表志曰宗

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

馬融周禮注曰社稷

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白龍能平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

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

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也

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八

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盧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雷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

祀於社又祀中雷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內漢舊儀使者監視南向立不拜也孝經援神契

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歷四

時備陰陽穀之貴者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

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

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

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

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莽奏立官稷后稷配也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

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虎白

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

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多故稷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稷皆太牢諸

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也孔竈曰周祀一社一稷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稷到

于今是祀而後諸儒論之其文衆矣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

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

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或問仲

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

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異同之辭

後漢書卷之九

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穀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也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摘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及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

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字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此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云

井竈中雷也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為中雷也

國家

五祀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

令天下立靈星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之

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

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

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

令長侍祠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

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

耨驅爵及獲刈春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二年初為郡國

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

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一童男冒

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

中出則迎者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

志著自秦以來迄今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

之類眾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

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

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

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

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贅不同圓方異等周禮
天地四方璧琮琥璜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 自上皇

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
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
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
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
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
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
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
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告厥成功難可知者 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

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
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
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
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
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
臣昭曰功成道繼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

以登封封由德興興封所以成德昭告師
天遞以相感若此論可通非乎七十二矣 言天地者莫大於易

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
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以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
乃國紊典惟皇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祭祀志下第九

博

博

後漢書九



